



2019年12月31日，数百名示威者在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前集会，抗议美军空袭伊拉克。

伊朗在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中，强烈反美，推翻巴列维王朝，什叶派掌权的伊朗与英美的矛盾对抗升级。所以美国一直扶持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政权抑制什叶派，并把它作为在穆斯林世界的基本政策，这让什叶派穆斯林对美国更加仇恨。

千百年来，逊尼派和什叶派战火连绵，这无疑跟其内部的矛盾有关，但是大国为自身利益在其中的博弈也脱不了干系，由于大国的参与使“火药桶”之火更旺，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，叙利亚、伊拉克、也门、巴以地区争斗从未停息。

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以来，中东正处于历史性大变局与大动荡之中。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地区陷入动荡、失衡、失序和失控之中，美国领导作用缺失，地区多极化进程加快。

其实，从奥巴马政府时期，美国的中东战略就呈现出收缩之势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，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之所以收缩，一是由于美国境内页岩油和页岩气产量不断增加，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不断下降；二是特朗普高举“美国优先”大旗，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；三是“伊斯兰国”被击溃后，反恐不再是美国的迫切选项。同时，在叙利亚问题上，美国急于“脱身”，比如去年10月6日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撤

军。

与此同时，俄罗斯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中东事务，比如通过“化武换和平”以及出兵援助叙利亚，帮助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成功扭转了战局；还通过建立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机制，主导了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，还形成了俄罗斯-土耳其-伊朗三方的特殊关系，限制了美国和欧盟在中东的影响力。此外，前不久的普京的中东之行，还着重加强与沙特和阿联酋这些海湾产油国的政治、经济和能源合作。

虽然在中东实施收缩，但是俄罗斯的“进”和伊朗、土耳其等国影响力的扩大，并非美国乐于见到的。特朗普谋求的是在确保美国霸权及对当地战略要点控制权前提下，尽量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和各种投入，但适当保持一些高科技的军事干预手段，仍是必须的。

代理人战争和新武器试验场

在中东，代理人战争历史可谓悠久。在几次阿以战争中，